

# 以书院为中心的通识教育

——北京论坛(2019)第十三分论坛“书院中心的通识教育：国际经验与亚洲探索”会议综述<sup>①</sup>

孙飞宇 周文杰\*

**摘要：**北京论坛“书院中心的通识教育：国际经验与亚洲探索”中，国内外学者共同讨论了不同类型大学推动本科教育的举措、美国通识教育的内涵以及东西方背景下书院教育的相关举措。同时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视角下，分析了当前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中遇到的宏观及微观问题，探讨了如何通过书院教育推进通识教育的开展。

**关键词：**书院教育；通识教育；北京论坛

2019年11月2日至3日，北京论坛(2019)第十三分论坛“书院中心的通识教育：国际经验与亚洲探索”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举行。该分论坛由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承办，邀请来自中、美、英、日、韩等地16所著名高校通识教育学院负责人、学者参会。会议主要内容为住宿书院的制度与理论、书院文化与东西方文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以及院校间的沟通与合作。

## 一、不同类型大学推动本科教育的举措

第一，综合性大学中的院系在本科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剑桥大学亨德森(Robert Henderson)教授回顾了剑桥大学的历史，强调了各

---

<sup>①</sup> 除“北京论坛”主办方的支持之外，本文还受到了北京大学教务部“拔尖人才培养视野下的书院制建设”与“中国特色住宿制书院的探索与实践”两个项目的支持。

\* 孙飞宇，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周文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9级博士生。

个学院在管理与教学中的参与合作。首先,管理体制采取自下而上、共同参与的民主体制,其中最重要的机构是委员会。委员会由学校、各院系负责人以及第三方人士共同组成,有权提议订立规章制度,并提交民主投票。其次,院系设置虽基于学科进行划分,但同时会成立学习中心,负责跨学科研究和课程设置,推进跨学科合作。

第二,文理学院模式下本科教育的制度特色。美国瓦萨学院瑞伯莱恩(Robert Rebelein)副教授同样关注制度,他认为文理学院的灵活性对美国的博雅教育非常重要。文理学院特点是规模小、师生比高、形式灵活、特色鲜明。教学中鼓励学生尝试不同专业,甚至禁止第一年选定专业。由于小班授课,所以教学可以富有实验性,比如采取服务学习、课堂实验、合作学习等形式,师生间交流密切,以实现学生的深度学习。

第三,本科教育中注重加强对学生的指导。英国剑桥大学在教学安排中,十几位学生为一组接受导师的学术指导,为每位学生提供定制化、专业性的学习建议。美国德鲁大学注重发挥校友对学生指导的作用。汤姆拉诺维奇(Marc Tomljanovich)教授谈到,由于师生间互动对学生成长有巨大价值,所以每位学生都会被指定一位校友导师。大学通过邀请校友返校交流,帮助学生及时了解学界和雇主的需求。德鲁大学也鼓励他们一起开展活动,创造性地运用知识,以增强信心,培养合作精神。

第四,创新本科课程的教与学模式。美国圣劳伦斯大学的泽比代(Cynthia Bansak Zebedee)教授关注通识教育课程中的体验式学习。她介绍了自己在经济学课程设计中采取的新方法,比如请学生从儿时喜欢的书中找出经济学概念,鼓励大家共同参与有挑战性的研究项目,以及邀请监管机构负责人为学生带来关于货币政策的介绍,之后学生们参与互动,模拟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进行分组竞争并提交报告。她希望学生通过体验学习乐趣,能够享受学习过程,同时将学习和实践结合,把知识转化为实际经验。

## 二、美国通识教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与会嘉宾还关注到东西方世界在通识教育理念与实践中的不同,提

出通识教育作为与文明、历史紧密相关的教育,应首先正视文化差异、尊重本土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理解与合作。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王利平副教授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美国通识教育的内涵。在美国新的大学中保留古典教育是为了防止文理学院和科技工程教育分离。此外,推动专业教育的初衷是为了弥补文理学院变为有闲阶级的修养教育,认为教育需要更有效的时间组织,不能容忍懒惰,但长期的文理教育恰恰需要闲暇,两者是非常不同的理念和实践。这为当下中国提供了启示,教育应兼容文理学院和研究型大学两者的功能,而不是将二者分离,以免变为彻底的职业教育。大学也需要提供一个亲密友爱环境,支持学生成长并探索他们的职业才能。

芝加哥大学本科学院副院长怀尔德(Christopher J. Wild)教授认为中美之间的通识教育存在差异。一方面是教育理念。芝加哥大学受洪堡影响极大,对通识教育的理解来自洪堡认为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实现知识和教育的自由”。因此,教授的知识需要具备灵活性,教学需要有自由度,鼓励师生讨论交流。芝加哥大学也一直在探索怎样进一步培养学术自由和民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另一方面是教育实践,中国很多学校是从零开始设置通识教育课程,但芝加哥大学在推动核心课程发展的过程中,认为经验和传统都是宝贵的财富。

### 三、东西方背景下推进书院教育的路径

在本次论坛上,东西方学者基于自身所处环境下的书院实践展开了对话。不同地区的书院由于理念、历史和现实问题不同,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着差异。而在试图回应本土问题的过程中,书院教育也为彼此理解与合作创造了新的可能,并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承载者。

第一,书院教育应注重住宿文化氛围营造和凸显“家”的概念。香港中文大学善衡书院黄永成院长强调“家”的概念。善衡书院通过为学生提供全膳全宿的环境,以培养作为共同体的“家”的意识,例如包括全院共同参加的、每月一次的高桌晚宴,以及平日丰富的文体活动等。除此之外,书院设置了专项基金支持学生参与交换项目、体育项目和学术会议

等,并设置面向新生的团队建设型的“明达新人”和面向毕业生的合作实践型的“圆工达人”通识课程,帮助学生走进校园和走入社会。与善衡书院“家”的理念具有相同之处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的住宿书院制度。香港岭南大学方健恩副教授在发言中表示,岭南大学书院教育注重实用性,是全港唯一可为学生提供四年全寄宿的学校。岭南大学在宿舍管理中投入大量资源与精力,成立了强大的宿舍管理机构,每栋宿舍楼都有教授作为宿管,并配有高级督导和督导员,以带领学生们营造各自宿舍的文化氛围,资助学生自发开展各种项目。

第二,书院教育应关注区域文化,加强文化交流。比较而言,日本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关注区域文化,希望通过通识教育促进东亚地区的相互理解。日本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是东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合作建设的新项目,双方希望基于共同的东亚文化传统来合力建设通识教育、思考亚洲和世界性问题。东京大学石井刚教授介绍,书院强调“艺文”,是因为在寻求新知时,思想资源往往会来自古老的传统与智慧。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负责人梅森直之(Naoyuki Umemori)教授以日本学界通过研究中日韩年轻人共同参与以游戏为代表的各种文化交流的案例说明,东亚文化共同体正在逐渐成型。而处于这一历史交界点上,教育者需要设计特别的教育体系去应对。美国夏威夷大学程宝燕副教授关注到在东亚通识教育迅速发展过程中,很多教育实践希望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结构,鼓励师生间的问答和互动,崇尚西方苏格拉底以来的追问法。西方希望培养敢于挑战主流的批判性思维,将其视为理性的表达,而在中国传统倡导的礼仪中也存在着理性要素。通识教育所追求的理解世界多元性的兼容并包思想,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她认为,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本土价值,中国在通识教育实践中,需要进一步挖掘传统中蕴含的丰富资源,找到儒家思想和通识教育理念的契合点。与此同时,首尔国立大学赵俊熙(Jun Hee Cho)副教授也指出东亚的通识教育和英美不同。东亚往往不采取独立的小型精英学院模式,而是在研究型大学中开展建设。因此不同于美国精英学院在建设通识教育课程时的丰厚师资,东亚大学需要借助专业院系的力量来建设通识教育。

## 四、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

中国内地大学的书院建设与通识教育实践的进程紧密相关。因此,在介绍书院建设经验时,许多学者更侧重分析通识教育面临的问题、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以及书院教育调和两者间矛盾的可能性。

### (一) 通识教育面临的问题

#### 1. 宏观问题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孙飞宇副教授提出当前中国开展通识教育所面临的四大挑战:中国式通识教育是什么?中国式通识教育的视野和资源是什么?通识教育学院和研究型大学的关系是什么?在应对复杂的排名竞争考核时,坚持通识教育的意义和可行性何在?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强世功教授总结了当前通识教育面临着三个问题:第一,排名体系对通识教育形成压力,越强调科学化、测量化、技术化的标准,留给本土文明和文化的空间就越小,大学重要的文明传承的属性会被削弱。第二,博雅教育最初所对应塑造的群体是精英阶层,需要生计无忧的闲暇;然而现代社会的平等化趋势使得谋生变为普遍的第一要务,新的精英阶层成为受教育的奴隶阶层,越好的学生越忙碌,反而是失败者才有闲暇。当通识教育培养的人不能获得商业经济的成功时,就会被认为是通识教育失败了。第三,无所不在的竞争造成了学生间的普遍焦虑和彼此隔绝,如果参与通识教育的学生在专业竞争中更可能沦为失败者,那么教授通识教育的人是不是在为学生们编织一个高贵的谎言?

#### 2. 微观问题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教授指出通识教育的一个具体困难是本科生对于成绩非常重视,因为绩点决定了学生的一切。本科生会尽可能避免影响绩点的行为。这一现象对通识教育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学生

们对于新课程的探索和尝试。不同于英美学生从低年级通识教育中找寻专业兴趣,然后在高年级进入专业学习的模式,中国的大学本科生往往是前两年投入专业学习,之后再选通识课程作为点缀。诚然,绩点制度和以其为代表的评价体系促进了课程质量和研究质量的提高,但学生学习的实际感受是否也相应提高了?至少对于通识教育来说,这造成了两个困难:第一,学生不可能在通识教育中投入和专业课一样的时间;第二,通识教育难以形成良好的学习讨论氛围。在面临上述问题时,学院还意识到,尽管元培学院的学生属于中国同龄人群中的精英群体,但仍有部分学生没有明确目标,自由选择课程和专业的制度在带给他们相当大自由和探索可能性的同时,也会带来“单子化”和孤独感的可能。元培学院希望制定一系列的举措来面对上述理念的和具体的问题。

## (二) 以书院教育为切入点,解决通识教育面临的问题

第一,建立具有书院特色的课程体系。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教授介绍了新雅书院的通专结合培养模式,这一模式强调“耕读悟道”。他特别强调,新雅学院的全体学生,都要在大一暑假去江西农村地区务工务农各一周,同时每晚共读《论语》。他认为,新雅学院最成功之处在于通识课程的建设,在这一模式中,学生们不会区别对待新雅学院的通识课和自己的专业课。甘阳指出,在书院建设工作中,首先要想清楚是否有必要办书院?具体怎么办书院?如何协调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课程的比例问题,何者为重?清华大学的教育理念是将价值塑造排在首位。然而西方的现代大学以知识为中心,这一做法会导致知识与人格成长的要求不匹配,造成全球精英大学中学生的心理问题的普遍化,这是需要检讨的问题。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谢湜教授介绍了博雅学院的课程结构,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个学期只有四门核心课程,结合大量文本阅读和写作,指导学生们在本科期间广泛深入研究中西文明传统和经典著作。

第二,打造学习共同体。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做法是:探索在中国语境下的书院制度,通过培养认同感和归属感、改革考核体系的方式来应对学生心理和情绪的问题;探索促进书院教育与通识教育结合,在书院层

面建设小型核心通识课,在书院内重建评价体系,重新定义好学生的标准,从而形成一系列自主学习的制度和习惯来弥合因背景多样导致的隔阂;通过建设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和新生研讨班系统,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培养学生和元培学院导师的密切关系,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书院建设,投入资源支持他们自发开展活动、建设新生和住宿辅导员制度,等等。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希望师生在书院中形成学习的共同体,经由经典文本的精读进行思维操练,培养共同的智慧,提升德行和修养。上述这些都需要师生共同参与,而集中住宿也有利于建立密切的联系。谢湜教授在参会之前,专门在博雅学院的学生中进行了调查式访谈。学生们也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在多元化的背景下,学生们彼此联系不够紧密,集中住宿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共同体;另外,在学习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也需要教师介入,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学生自主性的问题。学生们集中反馈的另一个问题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很多学生觉得自己专业分流时基础不扎实,和现实社会有脱节,很难作出专业选择。为此,学院不断完善课程和课程的关联性,探索如何通过主干课程编排,使学生循序渐进形成知识体系,以便在分流后和专业学院教学实现较好的衔接。

此外,国内教育学界的学者们还对当今中国教育遇到的问题以及中国近代大学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进行了讨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教授指出,当前,兴趣已经成为教育的核心,这与教育理念中尊重学生的自主性相关,背后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整体趋势。在教育民主化过程中,学校鼓励学生自由选课、选专业,并认可他们对课程和教师的评价,这拉平了教育的结构。教育者要让教育适合大多数人,落实为承认每个私人规划的合理性。然而这会导致教育陷入碎片化无序状态的危险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尚没有足够的理性去判断和认识自我,他们被卷入到个体间永恒的竞争中,将可自由选择的专业和课程视为赢得竞争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两类突出的气质:一类是“精”,即尽一切可能在规则下成功;另一类是“浪”,即不断切换自己的身份,彰显自身的不同。不论是哪种,都不可避免陷入到“无限病”之中,失去了面对秩序的虔敬。应对这一问题,教育者应该重新确立教育的结构,以教化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内在坚定性,警惕高等教育改革中暗含的个人主义倾向,以

共同生活的书院营造共同的知识基础。南开大学哲学院范广欣副教授回溯了中国近代对“大学”(university)的翻译变化过程:“university”最早被译为“大书院”,与中国从书院传统和理想去想象西方密不可分。随着甲午战争落败,中国精英对书院教育的信心受挫,“大书院”的译法越来越受到挑战,“大学堂”逐渐成为官方认可的标准翻译,代表着书院的旧传统被抛弃,而自强运动以来的新传统被继承下来。民国初年时期,中国还曾短暂使用过“大学校”的翻译,但作为日文舶来词,这一概念在中国缺少根基,所以很快便被改为“大学”。这一嬗变表明,外来观念要在本土生根,需要在其传统文化中找到对应物。

## 五、总结

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专家学者的发言共同勾勒出一幅巨大的通识教育图景,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通识教育出现了相似的趋势:文明视野下人文素养的强调,更灵活的学业安排,更频繁的师生交流,这些都成为通识教育在实践中的共性;另一方面,各地的通识教育也存在着差异,由此产生了关于通识教育内涵的丰富解释。这些差异既源自于具体的历史传统和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的教育理念,也与各个学校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所面对的具体问题相关。

在当下的中国高校,通识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实践的层面,都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借鉴国际经验以进行亚洲探索,也需要我们找寻本土传统和现实资源,深入理解和剖析所遇到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书院逐渐成为通识教育的实践中心,不论是对于整全人格的塑造,还是弥合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间的张力,抑或是为文明传承和道德培养开拓新的空间,书院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建设以书院为中心的通识教育,离不开国内外教育者的共同努力,增进相互交流理解,促进经验与资源共享,在沟通中启发思路,解决问题,以应对共同的机遇与挑战。

**Residential Colleges as Center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n Overview of the 13th Panel Session of 2019 Beijing  
Forum on “Liberal Education Through Colleges:  
the World’s Experience and Asian Exploration”**

Sun Feiyu    Zhou Wenjie

**Abstract:** At the 13th Panel Session of Beijing Forum on “Liberal Education Through College: the World’s Experience and Asian Exploration”, scholars abroad and home discussed measures different universities take to promot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connotation of American general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nd measures of residential colleg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West and East. They also analyzed the macro- and micro-level problems universities in China encounter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view of general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specialized education. In addition, they discussed how to develop general education through residential colleges.

**Key Words:** education at residential colleges; general education; Beijing Forum